

18.13

湖南文史資料

第一輯

责任 编 辑 张二牧 邓人璋

封面题字、设计 林时九

编 者 的 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规定，把征集、整理和编写近、现代史、革命史资料，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邀请各界具有经验的人士，特别是曾经参与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老年人士，把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社会各个方面变化情况和所熟悉的历史事件、人物，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出来，是一项很紧迫的而且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历史是一面镜子。昨天、今天和明天是不能分割的，不了解昨天，就不能更好地知道今天，更无法比较正确地预见明天。做好文史资料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它提供的史料，既可为当前的实践作借鉴，使当代人受到教育，又能惠及后世，影响未来，更可补充报刊、档案、文献资料之不足。很受史学工作者和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的欢迎。

湘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又是革命老根据地，历来是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湘西处于重要的地位。因此，可征集的文史资料内容是很丰富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招待六十岁以上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号召大家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他说：“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把它记载下来”，“要把自己所掌握的这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凡是从戊戌变法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史料都属征集范围。特别是近百年来影响较大的事件和人物的资料，对于思想上可以鼓舞和教育青年后代的资料，应作重点进行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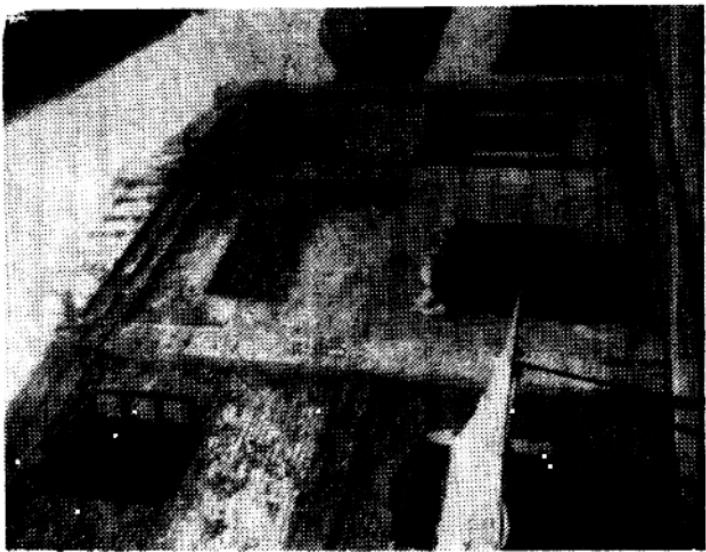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春天发生的“湘西事变”，波及到湘西各县。征集、汇编这方面的资料，对于研究解放前后的湘西历史有好处。一九八一年十月下旬自治州政协和沅陵县政协商定了征集“湘西事变”史料的原则、范围和具体办法。并派出文史专干外出调查、专访，取得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有的放矢，广征博采。发动有关人士积极组稿、撰稿，共征集有关资料六十多篇，计二十多万字。经选择整理，从不同角度选用资料二十六篇，计十一万字，由自治州政协与沅陵县政协共同汇编成册，作《湘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印发。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凡各抒己见者，除明显差错已予订正外，一般各存其是，多说并存。有的史料我们作了核对，有的无法核对，欢迎读者提供意见或补充材料，使资料更趋完整。

当印发这辑资料时，我们谨向积极组稿、撰稿的有关单位和人士表示谢意。并希望各界人士积极向《湘西文史资料》撰文，踊跃投稿，让它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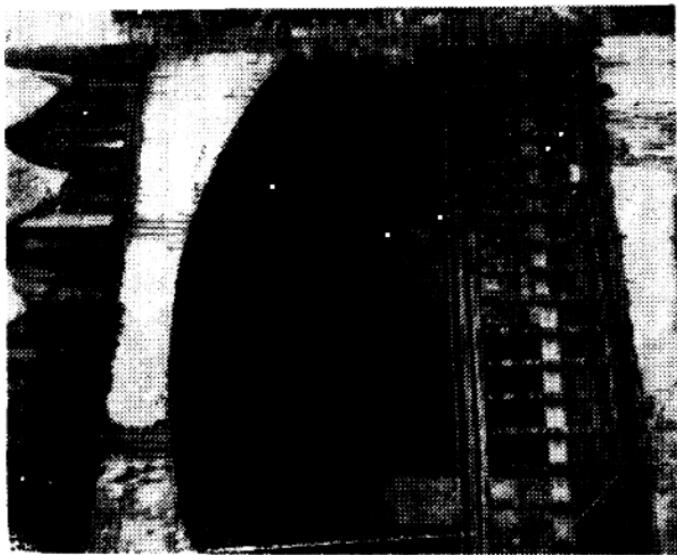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五月



旧址——小职员杨宏顺布号外景

1931年成立了反压迫运动委员会的



今 故血结盟厅——杨宏顺布号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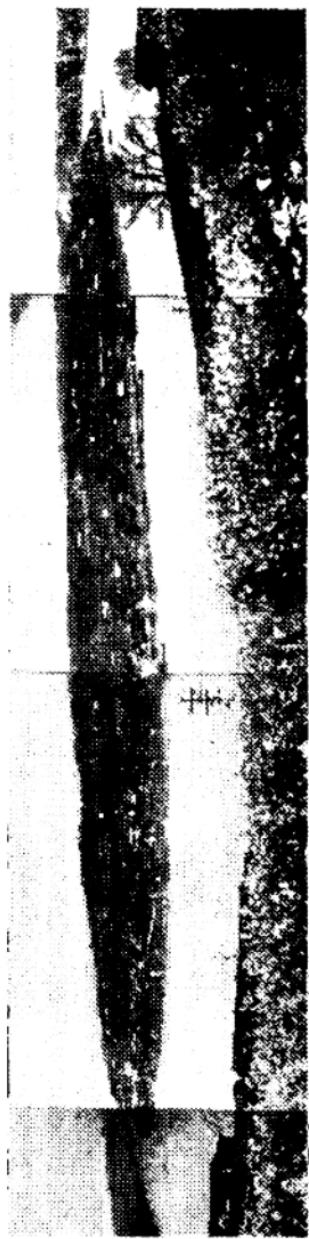


↑ 国民党原永顺县警察局长曹振亚拖枪出走石堤西



↑ 汪援华、曹振亚会合的沙坝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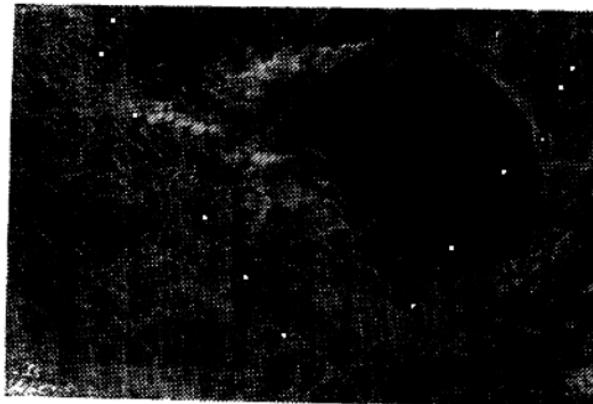
（以上照片系永顺县志办、永顺县文管所供稿）



沅陵县城远眺 沅陵三二事变时，这里遭到一次空前浩劫



↑ 辰溪兵工厂的白色炸药库房



↓ 辰溪兵工厂武器库的洞口
(以上两张照片系泸溪县志办供稿)

目 录

湘西事变概略	编 者 (1)
回忆湘西事变的前前后后	彭娟容 (6)
戡建队逼出来的一场乱子	冯 泉 (23)
在桑植策动汪援华	刘莘田 (34)
永顺警察哗变记	刘坤等 (37)
永顺变乱点滴	杨兴贵 (41)
汪援华大庸受阻	杨云卿 (44)
聂鹏升出走龙山	彭焕图 (48)
一次空前未有的浩劫	罗善达 (51)
沅陵浩劫目睹记	瞿蔚春 (60)
难平的湘西之乱	石玉湘 (66)
湘西事变的前因及其政治背景	吴清志 (74)
骚乱的岁月	孙习林 (78)
沅陵浩劫时的点滴回忆	吕贤泽 (90)
王村“聚义”	黄费充 (93)
乾城的应变风波	向长清 (97)
湘西事变一瞥	蒋 震 (103)
事变的前奏	王家鼎 (105)
古丈与乌宿之役	罗善达 (108)
战祸到古丈 百姓遭灾殃	刘培傅 (113)

- 陈渠珍东山再起 田景阳(116)
战火不熄的永绥城 田仁杰(118)
丢掉县长当高参 谷厉生(121)
经营“商号”的秘密 廖子森(124)

辰溪劫枪 李胜友口述 王国兴 桂天应 记录(128)

历经事变摘记 孙毓岷 杨光涛等(132)

• 附 录 •

万户千门尽劫灰 艾 英(137)

再版说明 编者(164)

湘西事变概略

一九四九年春天发生的湘西事变，波及湘西各县，影响很大。

一九四八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结束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解放东北、华北各省，百万雄师席卷江北，饮马长江，革命浪潮空前高涨。国民政府为了挽救危机，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屏障，阻挡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湘西地处崇山峻岭，民枪很多，国民党政府十分“关注”。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政府驻防常德的十七绥靖公署采取所谓“戡乱救国”的方针，说什么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总体战”，实行“保纪纲，保伦常，保国土，保家乡，保卫湘西北”的五保政策，使“内匪不生，外匪不入”；令各县建立“戡乱建国”大队，收缴自卫队的好枪支，使整个湘西都成为“兵营”，作为直接指挥反共的力量。

十七绥靖公署为了推行反共策略，将一些亲信安插到湘西各地。在得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支持后，又把湖南省干训团从长沙迁至常德，并办了一个“戡建工作训练班”，分批训练辖区内各县军政人员，让“戡建骨干”分别去各县组织“戡建大队”。

一九四八年底，十七绥署在常德召开了一次行政会议。对乾城县三青团干事长秦文权被刺一事，将与会的乾城县议长向仕凤在常德处决，给湘西地方势力施加压力。这次会议后，湘

西各县“戡乱建国”大队相继成立。

永顺县长杨禹九，于一九四九年元月九日至十一日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中心议题是督促永顺警察局和自卫总队交拨武器、士兵，以便迅速组建“戡建大队”。历时三天的会议中，杨费尽心机，好话说尽，警察局长曹振亚、自卫总队附李兰初等才答应交一部分人枪。元月十一日晚，谁知就在县政府大摆筵席的酒宴上，曹、李翻脸，当夜拖枪出走石堤西。同时，正在龙家寨一带“剿匪”的警察局督察长周海寰，闻讯后也带着一个分队赶到石堤西入伙。这便是湘西事变的序幕。

永顺出乱子的前几天，驻防桑植、永顺、大庸的省保安十团团长汪援华，突然接到保安司令部的电报，调他到邵阳去“整训”。汪是原省主席王东原的旧部，汪深知名曰“整训”，实际是解除兵权。因此，他不愿离开湘西，又不敢违抗命令，陷入矛盾之中。

桑植县长冯泉曾因“征兵不力”，省里记大过两次，这时又被革去县长职务，满腹牢骚无处发泄。冯和主任秘书刘莘田了解汪的处境后，便策动汪同永顺曹振亚联系，以此把湘西的派系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打乱国民党政府在湘西的反共计划。于是，汪、曹、冯、刘在桑植县澧源书院秘密开会，正式讨论闹事的有关事项。

永顺警察局和自卫总队出走时，正在长沙开会的第八区专员聂鹏升闻讯后急忙赶回来处理乱子。他派专人将亲笔信送到石堤西，接曹、李、周等进城商讨解决办法。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正月初六），周海寰首先进城发难，赶走县长杨禹九，把仓库武器弹药抢劫一空，没收专署电台，占领县邮电局，并把专员“保护”起来。随后，汪援华、曹振亚入城，要已被革职的桑植县长冯泉代理永顺县长。

几经酝酿，在县城杨宏顺布号二楼召集了一次大会。除汪、曹、冯以外，永顺各阶层头面人物六十余人参加会议。连受“保护”的聂鹏升也在其内。会上血酒结盟，成立了“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自卫军”，汪为总指挥，曹为副指挥。下分四个纵队，纵队下设中队、分队。会上提出了“拥护程潜主席”、“打倒×××”、“改善湘西北人民生活”和“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四条口号。会后，印发了《湘西北人民在咆哮》的传单，通电全省。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汪、曹召集军官会议，作了攻打十七绥署的战略部署：一路以曹为指挥，率“严”、“正”、“勇”、“勤”四个纵队二千余人，由王村乘船沿酉水南下，抵沅陵县城后再顺沅水东进常德；一路由汪率保安团经大庸、慈利直趋常德；一路由黄鹏、向绪武、向质云经古丈、泸溪赴辰溪抢兵工厂的武器（系由汪指挥守兵工厂的张玉琳营作内应）。

二月二十四日，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周海寰率部从永顺向沅陵开拔。此时驻防在酉水南岸乌宿镇上的沅陵保安团，接到曹部专人送来的关于“借道沅陵，直趋常德，且望合兵东下”的联络信。沅陵县长王秉承和一些地方头目、武装团队，对此不但毫不在意，而且“临阵逃跑”。驻防常德的十七绥靖区沅陵指挥部的指挥官马叔明，声称：“几个‘毛贼’，何足道哉！”当曹部大兵压境，马指挥官通宵达旦地打“沙蟹”。二十八日，曹部占据乌宿时，碰上了刚由驻防常德的十七绥靖区司令部抵达沅陵的“剿匪”军队。于是一场激战的攻城与守城之战展开了。经过战斗，双方都有伤亡。周海寰为了鼓舞士气，亲临战场高喊：“打进沅城，自由三天！”三月二日，沅陵城攻开了。匪众蜂拥进城，烧、杀、淫、掳，无所不用其

极，造成了“万户千门尽劫灰”的惨案。这便是震惊省内外的沅陵的“三·二事变”。

三月四日，曹振亚率部进入沅陵县城。

攻陷沅陵的消息传开后，辰溪的张玉琳，泸溪的徐汉章，永顺的黄鹏、向绪武，古丈的张平、杨光耀等各路人马，于三月四日至五日凌晨，把辰溪兵工厂的武器抢劫一空。

汪援华率保安团正欲按计划从桑植出发，直趋常德，接到周海寰电话后，就改道从大庸直赴永顺王村。三月六日进入沅陵与曹、周会合。

三月七日，省保安副司令王劲修，省府委员戴季韬等到达沅陵南岸望城，与沅陵地方土绅代表刘翼经等组织谈判。谈判后，委任汪援华为保五旅旅长，曹振亚为副旅长，所部官佐由汪、曹委任。三月八日，汪、曹从沅陵撤军。

三月九日，湘西北各县旅省人士在长沙举行座谈会，就湘西事变发表意见，要求十七绥署出席以备咨询。湖南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举行第八次会议，指出十七绥署的“总体战”，“许多地方的情形不大适合”，“对地方情形也欠明瞭”，“对这次事变发生不能不负相当责任”。与会者还认为这次事变“与普通土匪行为有区别，政府就不必用重兵去剿”。

三月十四日，十七绥靖主任兼司令官辞去职务，并请求撤销第十七绥靖区。

湘西事变发生以后，汪、曹等人都达到了升官发财的目的，本来应当就此结束。但事变引起各县连锁反映：八区专员聂鹏升出走龙山，攻打保靖、永绥（今花垣）；省保二旅旅长周笃恭等沿酉水西上，攻打古丈；湘西各县地方武装联合起来第二次攻打沅陵乌宿；杨永清、潘壮飞攻打芷江；龙飞

天大闹麻阳，桑植、大庸、龙山各县的派系斗争，也烽烟四起，干戈不息。……

宋希濂接任绥靖主任，六月以后将湘西地方武装陆续收编为十个暂编师，一个暂编军，被程潜委任为沅陵行署主任和被宋希濂委任为湘鄂川三省边区绥靖区副司令的陈渠珍，在乾城（今乾州）召集各县党团参政军人的所谓“善后会议”，调解各县派系纠纷。后经封官晋级，分别发落，这场事变才渐渐平息。

编 者

回忆湘西事变的前前后后

彭培容

事变序幕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参加湖南省参议会后，由长沙回永顺县。途经沅陵县城，便坐小木船沿酉水北上。有一天，到达古丈县的罗依溪，遇上了刚从永顺王村下来的一只小船，船上伙计老远就向我们打招呼：“生意好啊，只是要留神些！永顺城里出了大乱子。曹振亚、李兰初把枪拖到石堤西去了。”我们船上的老板问：“什么原因？”“你到王村就会晓得。总之，不是好事。”“唉，我们这碗饭恐怕吃不安静了。”听了这段对话，我很诧异：曹振亚、李兰初拖枪去当土匪吗？有官不做去当土匪，犯不着，让别人带起人马打自己。在疑虑之中，我恨不得马上赶到王村弄个水落石出。小船张风似箭，我却嫌它驶得太慢。

一到王村，我立即上岸，先后到乡公所和亲戚朋友、学生家长那里去打听。了解后，归纳情况：一是有人要提曹振亚和李兰初的枪，他俩不愿意，才拖队出走的；二是曹、李一到石堤西，就无法无天，搬铺盖，下门板，开仓撮谷，这还算小事。最厉害的是到处要人、要枪、要子弹。他们一面派人到各乡联络，逼着一些乡长把人、枪都集中到石堤西。一方面招揽四围大

小股匪，扩充势力；三是曹、李得知俞英奇（保靖人，曾任国民党广东师管区少将副司令、广东“剿匪”总司令等职。解放后被镇压）在王村存有两千套军服，还没有运走，他们准备派人来抢；四是永顺县城至王村要道上，行人断绝，有七、八十个挑担做生意的客商，卡在王村，想碰机会随大军进城过年；五是永顺城里也不会安静，听说曹、李还是要打进城去的。

我考虑王村非安全之地，这里有军服、有枪支，曹、李一定来抢。同时要急于了解曹、李拖枪的原因，便决定向永顺城赶路。到时候也想协助政府研究措施，解决一点问题，不使事态扩大。有人建议我暂回长沙躲一躲风，当我决意回永顺县城时，又有人说要有枪兵护送才行。我想，曹、李股匪已窜到石堤西去了，我与这群客商取道前往，零星散匪看到这一大队人马，还敢拢边，不怕我们这几十块扁担把他们砍成肉酱。次晨，鸡鸣破晓，我坐上三人抬的滑杆，同一群客商，七、八十副担子，浩浩荡荡地由王村向永顺县城进发。我们快速行进，一路倒也安全。约莫傍晚时分，顺利地到达了永顺县城。

到城里后，天还没有断黑，我就即刻去找县参议长向乃根、参议员唐纯菁和县中校长符正平、县简师校长邹子宽诸人，他们一致说十七绥靖公署为了对付共产党，由常德派彭永立来永顺成立“戡建大队”。彭永立是受过训后派出来的，他来永顺没带一人一枪，要提警察局和自卫总队的枪支做本钱，责成县长杨禹九办好这桩事。你想，枪提走了他们还有什么搞头？何况他们是靠这些枪来做本钱，苦心经营才当上这个官的。枪，是他们的命根子，要枪，就是要命，他们当然不愿意。这些天杨县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同他们往返磋商，迫于形势，曹、李才勉强答应交出一部分人枪。可是彭永立认为自己是××